

当年,爷爷就是在那跟上了队伍

王彦妮

我对战争年代最真切的感受,是爷爷右腿膝盖周围被肌肉包裹的那两片碎小的弹片。

儿时记忆里,看不见的它们和爷爷视若珍宝的军功章一样,是他此生最大的骄傲。这个出生在山西又传统了一辈子的老顽固,拿过枪打过仗,他就是那么倔强地守护着自己那两片小小的骄傲。那是他曾经在战火硝烟里出生入死最直接的证明,也是他最深刻最疼痛的往昔。

时光退回到10年前,我第一次随爷爷回到那个印在户口本上的籍贯所在地:山西灵丘。我生平第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而这里的每一道风景也都成了日后对爷爷别样的牵挂和想念。

1937年,爷爷12岁,日本人的飞机把他的家乡滥炸成了废墟,苦难便从此纠缠着生活。在爷爷的讲述里,5年被侵略的岁月仿佛儿时看过的黑白抗日电影:汉奸走狗的嚣张跋扈、穷苦百姓的生不如死……

十六七岁,在如今看来正是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然而,那时的爷爷却因为抵抗亲日分子的交粮抓工而被追拿。就在那天,年少的爷爷从山坡上纵身跳下,只身藏进了离游击区较近的山林。离家投奔到了革命的队伍——浑源县浑源支队第三区小队(具体番号老人已说不清楚)。

爷爷说:从那天起,革命的队伍里多了个略带稚气的少年,他仇恨着日本人、痛恨着汉奸走狗,在革命的队伍里接受成长,学会了拿起枪面对侵略者。

那个田埂上的倔强少年,长成了热血的革命战士!

山西灵丘,那个爷爷带我这个长孙丫头去祭扫家族先人的歇身之地,那个我只陪老人去过一次的地方,那块有着晋察冀平原之称的土地,那块承载着爷爷童年记忆的土地。

10年前,当时身板还硬朗的爷爷,站在山西灵丘广阔的平原田头,用手指着远方那道山梁,“当年,我就是从那个山坡跳下,跟上了队伍。”

从地势上看,那山梁下曾经有小河淌过,往昔的小河滩如今已被庄稼人开垦成了小片耕地。爷爷已经十几

年没有回来过了,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双脚踏在家乡土地的时候,情绪有些激动。

爷爷不怎么爱说过去,但这句话我始终记得。

在这看似缺水少雨的北方小县城,我学着爷爷,双腿盘坐在大炕上,嘴里嚼着香香的黄米饼,就着甘甜井水泡的茶,美滋滋地听爷爷讲他的故事。从那一段段故事中,我似乎看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场上的滚滚硝烟。

“在浑源县城解放那场战斗之后的一个清晨,我们大部队战士在十里铺集合完毕。约10点左右,我们持枪列队站立在公路两旁,一个日本军官抽出指挥刀叽哩哇啦说了几句,然后带领100多个日本兵列队向我们缴械投降。”我虽无从体会那般心潮澎湃,但年过八十的爷爷在说这话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十几岁小伙脸上洋溢的自豪。

直到1945年,跟着队伍解放灵丘,爷爷才随部队回到村子见到了母亲和亲人。

然而,战争远没有结束。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议》签订。但爷爷所在部队因地处偏僻小村,还未接到13日零点停战的指令,12日下午,他和战友依旧为了迎接次日新的战斗紧张忙碌着,埋地雷、布防线,直到晚上6点停战消息才传来。

入夜,国民党阎锡山的74师在离营地不到5华里的大方城凶猛扑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敌情,爷爷和战友迅速撤离到地处半山腰的第二道防线严阵以待。太阳刚从对面山头升起,第一道防线失守,大敌当前,只能奋起抵抗进行顽强阻击!誓死抵抗了半天的爷爷和战友们等来了增援部队。我军士气大振,反攻扑向敌人,一举彻底击溃敌人!爷爷所在的小班仅十人,却俘敌25名,还缴获一把歪把子机枪、一门小钢炮、十二支步枪。

1946年6月30日的早晨,营地里集合号响成一片,爷爷带领一班的战士奉命从休整的营地出发,在代县以东阻击向太原方向逃跑的敌人。第二天下午,爷爷带领突击队九名战士,

父爱也温柔

熊燕

一边去!”“让你喊个人声音这么小,笨!”有时,我被别人欺侮了,父亲恨铁不成钢:“你就不知还手?笨!”

父亲来前,我非常忐忑,因为才做完手术,我无法自理。起床、上床要人帮助。喝水、吃饭要人喂。上厕所更是艰难,因为两个手都输液。这个样子让父亲照顾实在有些不便。可是,别无选择。

父亲提着大包小包来了,意外的是,他竟带了个便椅,说是我刚做完手术,伤口痛,放在床边,上厕所时可减少我去洗手间时的疼痛。说反正是单间,没有旁人,没什么不好意思。

整整五天,父亲一直守着我。有时我让他到客厅沙发上休息一下,或者到床边小床上睡一下。实在疲倦时,他会小睡一会。可是,即使睡梦中他也似乎睁着眼睛或者竖着耳朵。我稍有动作,他马上坐起来,坐起来便不肯睡了,一会儿给我喂水,一会儿帮我翻身,或者扶我起来沿着床慢慢走,防止粘连。因为虚弱,我走时身上的重量几乎全部在父亲身上,父亲紧紧

与云梯队、掩护队的战友们开始了攻城战,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不绝于耳的炮火声撕裂着家乡的大地。

在爷爷的回忆里,亲眼目睹战友们负伤倒下的他,顾不上危险,和另外两个战友接连向堡顶冲击,三个人都被敌人枪炮击中。在腿部中弹丧失行动能力的那一瞬间,爷爷奋力将手榴弹扔向了围攻的敌人……

回忆起来,相比伤势过重后的昏迷,爷爷更珍惜那嵌在大腿里的弹片。或许那篇爷爷记忆里表彰他英勇抗敌、心系战友的捷报,早已被岁月遗忘了,但是那两块弹片却一直留在了爷爷的大腿里。

从小在鲜红旗帜下长大的我,即使无法体会那些峥嵘岁月的激情及热血,但爷爷用他的过去教会我对党对国家的忠诚!

今年10月,爷爷就该93岁了。对于80后的我们,战争似乎遥远得无法想像,可是,留在爷爷腿里的碎弹片却时刻提醒着我们那一场场战争曾经的真实和残酷。

2015年初,爷爷的腿疾再次复发,高龄的他已经不宜手术取出那些弹片。那年端午,我的回乡探望之行,爷爷说了句:“太远了,回不去了……”让一旁陪着聊天的我心疼地掉眼泪。

心疼之余,我回想那些依偎在爷爷身旁听故事的时光,原来我们离战争的距离只有薄薄一层皮肉,那些细碎的弹片就这样陪伴了爷爷的一生,陪他度过幸福的每一天。

时光匆匆,爷爷曾经口述的文字仅存下寥寥数千字,那件小心收藏着的军大衣、那些大日子才舍得戴上的军功章……是我仅有的关于爷爷年轻时参军打战的记忆。

希望有一天,我能再陪爷爷回到山西灵丘、回到那个满满青草的山坡、回到爷爷的回忆里,听他说:“当年,我就是从那个山坡跳下,跟上了队伍。”

【纪实文学】

地抱着我,给我依靠。那一刻,我真正感觉到什么是父爱如山。

因为肠胃不适,胀气让我非常痛苦。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所有方法都失灵之后,父亲想到了度娘,在度娘的指点下,他学会了按摩足三里。一有空便按,我气通的那一瞬,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拿着电话,四处报喜。

父亲知道我心重,一有空便和我谈心:“身外的事都是小事,身体上的事才是大事。”有时我们也争辩,争不赢时,我无奈地笑:“我笨!”父亲叹口气:“你是笨,笨到顾这个顾那个,就是不知道顾惜自己,不然,身体也不会拖垮成这样。”

说到这里,父亲泪水流下来:“这次出院后你可再不要这样。我宁愿你不懂事,不孝顺。宁愿你不优秀,没有才华。也不愿看到你躺在这里。”

我头向上仰,又将脸扭向一边,不想让父亲看到我的泪水。可是,父亲拿着纸巾过来了,轻轻给我擦拭……

碗櫈

黄孝纪

碗櫈,也叫櫈。

为这个字,纠结了许久。这件高大的木器家家都有,谁也离不了它。可是村人读音却恶促,好像有深仇大恨似的,叫“chan”,去声。同很多土话一样,这物件也是有声无字。查手头的字典辞典,并没找到确切的。问人,多是摇头。就姑且用这个“櫈”字以代,至少偏旁音还颇有点相近。

在家中,櫈是主要的大件木器。它就靠墙摆放在灶屋里,一日三餐都要同它打交道。櫈有两种样式,一是高脚櫈,再就是水缸櫈。前者高大,后者矮小。1980年代以后,村里新建了瓦房的人家,通常同时有这两种櫈。因为那时,原先的瓦水缸已被水泥抹面的砖砌水缸取代,与之相配的水缸櫈也就应运而生。

我在读初中之前,家里一直住在老厅屋一角的两间逼仄青砖瓦房,光线昏暗。从太阳底下走进屋,眼前顿时一片漆黑,要缓上一阵,眼睛方才适应过来。那时,我家仅有高脚櫈,摆在墙角,大白天也黑糊糊的,看不真切。要晚上开了灯,櫈门才反射出微弱暗红的光线来。这櫈据说是花了40元买来的,是我家当时最值钱的一件东西。不过,我对这櫈的最初记忆,仅停留在大冬天拉开櫈门,偷吃盘子里成了冻的大肥肉,实在是香!再就是櫈门上常有大蟑螂扑扑地飞。

1982年冬,我们家在村庄南端建了新红砖瓦房,宽敞又明亮,高脚櫈也搬了过来。这个时候,我方才得见它的真容,竟然是如此漂亮!怪不得我的父母亲,每天都用清水将它擦拭得干干净净,红光发亮。

高脚櫈很高,我的父母往櫈顶板上搁置大汤罐之类的东西,需站在条凳上,垫脚伸手才够得到。它由两部分组合而成,下面是櫈台,上面是櫈身。櫈台类似宽面矮长桌,四腿粗大,面板的一端中间留了大方孔,用来搁置铁锅。櫈身两端向下伸出一两尺长的“凹”形木腿,搁在櫈台上,通过木门相连。櫈身是高脚櫈的主体,根据不同的功用,又分隔出四类空间形态。其左上部是双开门的櫈柜,里面用横板隔成等高的两层,用来放油罐盐罐剩菜剩饭诸物;左下部的柜子有木格窗状的推拉小门,洗好的饭碗菜碗,碗口朝下,叠放在栅栏搁板上;右上则是单开门竖柜,柜门又高且宽,里面也是隔成上下两层,不过下层要高许多,能放进铜茶壶;右下方是两只同样大小的方形拉箱,锤子剪刀钱凿钉子线团等杂物往往顺手丢在里面。三扇枣红色櫈门漆有花枝图案,并且都钉了铜钱和铜片拉手,两只拉箱则钉了铜钱和铜拉环。

有一年,我家的瓦水缸给弄破了,就请人砌了一个长方体的砖水缸,内外都抹了水泥。又请木匠做了一个水缸櫈,漆了红油漆和花鸟图案,搁在水缸上面。水缸櫈实际上就是高脚櫈上部櫈身的缩小版,少了右侧的拉箱和单开门竖柜。家有两个櫈,就方便多了。不常用的大碗小碗钵子调羹,以及干菜干货,就放在水缸櫈里。两个櫈挨着立在一起,其间只留了几寸宽的缝隙,用来竖插接手板,整个儿看,足足占了一面进卧房的隔墙。

每日里,拿碗端壶,找东找西,櫈门要被一家人开开关关无数次。櫈门梆子叽叽嘎嘎磨得直响,铜片拉手和铜拉环,也被摩挲得金黄发亮。櫈里常有蟑螂出没,拍死几个,过后又有,让人无奈。不过,被蟑螂和虫子啃噬过的老枫树叶茶,倒是一味止泻的良方。尤其是在櫈角落放了多年,已生了虫屎的枫树叶,黑乎乎的,虽然看起来恶心,效果却出奇地好。我们偶尔拉稀或腹胀,就从櫈箱里找一撮这样的东西,泡成开水,色泽深红,趁热喝下。

以后的十几二十年,我的父母亲一直与这两个老櫈为伴,度过了他们的晚年。月月年年烟熏火燎,墙壁黑了,楼板黑了,櫈也形容黯淡。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棺材两端要各钉一枚铜钱,我就先后把櫈门櫈箱的铜钱取了下来,让他们带去了。隔几年,瓦房拆迁,两个老櫈在风吹雨打中渐没了踪影。

如今的村庄,新建的楼房跟城市的套间和别墅没有什么区别,櫈已被新式的橱柜取代。

不过,有一句与櫈相关的骂人话倒是传承了下来:“你这人,就会脚底下挖泥鳅!”意即兄弟姐妹亲人之间相互算计只会内斗。

这,又何必呢?